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

李 瑛 / 著

民族出版社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

李 瑛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李瑛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105-06316-1

I. 台… II. 李… III. 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441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cn>

文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978-7-105-06316-1/I·1794(汉 565)

汉文编辑四室电话: (010) 64299507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内容提要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由两个部分构成：即最早生活在台湾的少数民族各族群作家的创作和由大陆迁往台湾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本书以前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这些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较为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风采。

责任编辑 杨蜀艳
封面设计 金 一

序

序

2004年春节，李瑛从云南到北京来。期间，她特地看望了我和她的师母，并汇报说她正在着手进行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写作准备。后来，我陆续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上看到了她关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评论文章，我很希望尽快看到她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在大陆研究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十分不容易，作品难于收集自不必说，相关的基础研究也是少而又少，两岸交流表达的渠道虽然越来越畅通，但还是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必定给研究带来困难。但是，读完《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我感到释然和欣慰。书中反映出李瑛是下了苦功的。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表现出以下特色：

第一，这是一本首次全面反映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作家创作面貌的学术专著。书中对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的兴起原因及发展道路作了充分论证，使人看到这个创作团体的风貌和艺术特点：苦难的主题、失落的痛楚、民族文化的追恋、人文精神的表现、传统原始观念的奇异、道德伦理的古朴、原生语言的精妙、意象的流动表达、变形的魔幻色彩、象征的隐喻使用，以及背离与对比现象而带来美学取向上的悲情风格，书中还比较分析了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与台湾文学的相通默契之处：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乡土情怀，同样的现实批判精神。

书中详细论述了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作家在文学主要体式，即小说、诗歌、散文三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明确诊断台湾原住民作家的创作以不断扩展的文学波澜丰富着文坛，冲击着

文坛。这是对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展的中肯评价和热情期盼，向世人展示出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态势表现出黎明的光明前景，而非不少人担忧的夕阳黄昏景象。

第二，从理论角度探索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视点和新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从多方面研究中国各民族作家及其作品，李瑛沿袭了传统的研究手法，如语言风格的研究、作品主题的表现、作品社会背景和社会意义的分析、文学的民族特色探讨，等等。可喜的是，从李瑛的书中，我还看到了她采用西方叙事学关于人物与情节的研究方法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的把握与分析，如第三章第四节，从叙事学角度探讨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长篇小说《野百合花》具有复线式情节结构的类型表现，并从复线式情节结构四层次要素论述了《野百合花》所具有的一般长篇小说线型情节结构各要素的组合特点，同时指出文本最后两章的情节结构有突破线性情节结构的倾向，小说因此获得了独特的品质。这样的论证显露出新的研究层面，值得思考。另外，对小说人物塑造的分析论述既没有抛弃传统的人物性格论，还结合了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等学者关于小说人物理论研究的观点，使其看待人物发展的角度有另辟蹊径的感觉，这是研究民族作家的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尽管西方叙事学已屡被运用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及作品评论之中，但是，针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而言，确实还是一个新的视角。

第三，本书具有一定的他学科价值，如人类学的、民族学的、伦理学的价值表现。文学是文化的一分子，或说文学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学能折射出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和面貌特征。本书透过文学的分析论述，起码使大陆民众对台湾原住民

序

建立起一个基本而全面的认识。多少年来，世间的沧桑巨变模糊了台湾原住民的存在与发展，大陆民众记忆里一直以为高山族就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像一首流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台湾少数民族歌曲《阿里山的姑娘》里唱的那样生活在阿里山、日月潭，却不知道，歌里的姑娘只属于“高山族”中的一个族群，而实际上，“高山族”有十一个族群，都有各自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久远的民族历史，关于这一点，李瑛根据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他学科研究成果在书中第一章作了大量综述。这些综述是本书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引导读者更进一步地清楚书中划分原住民各族群作家之依据具备较强的科学性，如布农族作家、排湾族作家、达悟族（前称雅美族）作家、鲁凯族作家、泰雅族作家，等等。由此可见，李瑛的研究视点与台湾原住民作家的创作实践是相符合的。

本书是李瑛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里一个新的开始和继续，作为学界第一本全面、完整评论、介绍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的专著，还存在不少有待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但是，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就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李瑛的勤奋和努力难能可贵。希望李瑛在本书基础上不断补充和完善这一研究成果，不断加深对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思考与探索，并在汲取更多的理论知识中开掘民族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

是为序。

吴重阳

2006 年 5 月于北京

目 录

1

第二节	忧伤的歌抒写善与恶	
	——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	(70)
一	布农族传统风俗的本真画卷	(70)
二	布农族善、恶人文观念外化的精神显现	(74)
三	奇丽的狩猎小说,优美的精灵语言.....	(78)
第三节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小说的先锋	
	——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	(86)
一	战争映照下民族原始风俗的幽默与英武	(86)
二	重建母体文化系统,确立母体文化地位	(95)
三	消解“文化压力”,建构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	(104)
第四节	生命的礼赞	
	——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	(112)
一	鲁凯族生命仪式的古老牧歌.....	(112)
二	线型的突破:开放式情节的表现特点	(119)
三	在简要中深化的人物塑造.....	(130)
第五节	海洋朝圣者	
	——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	(135)
一	讲述达悟族的“飞鱼神话”.....	(135)
二	散文式结构与多视角叙述.....	(139)
第四章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	(151)
第一节	责任之人	
	——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	(151)

目 录

一	部落生活的追忆者,都市丛林的批判者	(153)
二	现实的清醒者	(172)
第二节	女性文学天空中第一声雷	
	——排湾族女作家利格拉乐·阿妈	
		(184)
一	母性文化之礼赞,家族女性之歌谣	(184)
二	尖锐果敢,韧性十足	(191)
第三节	一湾清幽的溪流	
	——泰雅族女作家慕伊·阿纪	(197)
一	真、善、美写部落、族人、家人	(198)
二	纯真心语的童心记录,身居城市的感受诉说	(210)
第四节	零散的篇章	
	——山地散文集《愿嫁山地郎》	(216)
第五章	台湾少数民族诗歌创作	
	——排湾族盲人诗人莫那能	(229)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解放运动第一诗人”	
		(229)
第二节	“在现实中注视”的悲愤诗人	(238)
第三节	叙述性抒情的诗歌风格	(245)
后 记		(258)

第一章 台湾的少数民族

第一节 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划分和族群称谓

尽管学术界对最早生活在台湾的少数民族是否就是原住民还存在争议,但由于“原住民”这一称呼“有着自古以来就在台湾生活的民族的意味”^[1],因而台湾的各少数民族愿意以此称呼进行对外交流。虽然正式更名为“原住民”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台湾就不断地有人以“原住民”来称呼最早生活在台湾的少数民族了。^[2]

台湾的少数民族曾被归纳为九大族群:泰雅族、布农族、赛夏族、邹族(也写作曹族)、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阿美族(也写作阿眉族)、雅美族(现改称达悟族),如果加上平埔族,则为十族,故广义的原住民以十族分,狭义的,或说严格意义的原住民以九族划分。但是,后来又发现平埔族里有两个族群,即邵族和葛玛兰族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应单列为少数民族。目前,台湾的少数民族细分为十一个民族。不过,台湾各民族并非如上面所提到的纯粹九族、十族或十一族,从学者们研究所表现和得出的各自观点中可发现台湾少数民族多种来源、多样存在、多元发展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面貌。^[3]

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来源、族称、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等状况,从17世纪起就有了最早的记录和研究。曾任台大人类

学系系主任的陈奇禄先生把这些记录和研究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研究各有特点，成果斐然，这些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认识与了解。

第一个研究时期：自 17 世纪至台湾割让于日本的 1895 年。这三百多年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荷兰人占据时期，二是明朝郑氏时期和清朝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收集到不少有关原住民各族群的各种资料，如荷兰时期有外国宣教士 George Candidius 的《台湾岛要略》，Robert Jrauius 等人所译的圣书和采集到的一些土语资料，还有关于平埔族的最早记述和研究平埔族语言最重要的资料，另外清人的游记、地方志、杂记等也是研究各族群的珍贵资料。

第二个研究时期：从 1896 年至 1909 年。这个时期日本占据台湾，因而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学者以日本人居多，尤其日本东京人类学会会员是本期的重要研究人员。其中伊能嘉矩的《台湾通讯》和鸟居龙藏氏的《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影响较大，是本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第三个研究时期：从 1909 年至 1928 年。这是有计划有规模的调查台湾原住民的开始。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机构，即“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科”。其实早在 1899 年台湾“总督府”就聘请京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和爱久泽直哉开始了这一计划，参加人员三十多人，出版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报告书二十七巨册，凡台湾各族的生活习惯、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都是调查的内容，细说如下：

（一）总说——名称、区域、支族、社名、由来的口碑等。

（二）社会状态——社会组织、阶级制度、氏族、家族等。

（三）季节行事——分部族记述，如开垦记、播种记、收获记、独乐（陀螺）等。

(四) 宗教——神明、恶魔、生死的观念、祭典、梦卦、厌胜等。

(五) 战斗和媾和——出师、媾和、出草、首祭等。

(六) 住居——家屋、豚寮、鸡舍、建筑、转移等。

(七) 生活状态——日常生活、农耕、牧畜、狩猎、渔劳、锻冶、手工、买卖、机织、裁缝、烹饪、酿酒、吃烟、沐浴、用具、武器、休息、就眠、排泄、礼法等。

(八) 人事——结婚、离婚、男女关系、家族、夫妇关系、生产、命名、丧葬、医疗、自杀、凶死等。

(九) 身体装饰——包括头发、衣服、装饰品、缺齿、穿耳、刺墨、除毛等。

(十) 游戏及玩具——游戏及玩具分别记述。

(十一) 歌谣及舞蹈，附乐器——歌谣、舞蹈及乐器分别记述。

(十二) 教育，附数目及色彩观念——教育、文样、计数、色彩、杂记、隐语等。

(十三) 口碑及童话——记述各种传说童话，如征服太阳的传说、洪水的传说、获首由来的传说，等等。

从以上细致且内容丰富的调查提纲可见这一时期是台湾原住民研究的重要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第四个研究时期：1928年至台湾光复。1928年（日本昭和三年），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中心成立，把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带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政治色彩逐渐减退变为纯学术性的调查研究，研究中心从日本东京转移到台湾本土上。重要的著述有《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合著，1935年）、《高砂族之祭仪生活》（古野清人，1945年）、《南方民族之婚姻》（增田福太郎，

1942年)、《原语高砂族传说集》(小川尚义、浅井惠伦合著),等等。

第五个研究时期: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9年台湾大学设立考古人类学系以后,还有196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设立,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更加活跃,中国本土的一批民族学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卓有成就,有凌纯声、卫惠林、林衡立等人对台中几族(仁爱泰雅、和平布农、吴凤邹族)的调查;有卫惠林、林衡立对雅尔邹族、大爱赛夏、东埔布农、马兰阿美、多纳鲁凯的调查;有凌纯声、卫惠林率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学生对南势阿美的调查;余锦泉、蔡兹里、蔡毅圭则在各族间作体质观测;还有陈奇禄对雾台鲁凯的调查,卫惠林、芮逸夫对大安泰雅的调查,卫惠林、陈奇禄率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学生对南王卑南的调查,芮逸夫、杨牧希、董同龢、赵荣琅、唐美君对南庄赛夏的调查,陈国均则在花莲阿美作长期的观察研究。^[4]

以上各时期的研究是现在人们对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群了解和再作研究的极为重要的基础。

台湾山地行政过去以七族划分台湾的少数民族,即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邹族、排湾族、阿美族、雅美族(后改称达悟族),而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的研究则把排湾族又分为排湾族、鲁凯族和卑南族,于是构成九族划分说。

关于平埔族,由于与汉族交往的时间早且汉化程度较高,历来对平埔族的研究都较为忽略和模糊。日本学者宫本延人在1985年出版的《台湾的原住民族》一书中再次研究了平埔族,他在第四章“平埔族”第一节“何为平埔族”中写道:“台湾原住民中,有被称之为‘平埔族’的部族。平埔族指的并非是

一种单一种族，而是言语、习俗相异的种族，但都住在平地的部族的总称。自古即因与汉人的文化相融和，而丧失其固有的文化，现今几乎已无法和汉人分辨出来。可是昔日，……他们一定和现在的高山族一样，其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吧。”^[5]在第二节“平埔族的种类”中他写道：“我认为，将平埔族的种类，与现在的山地原住民分开来讨论，是非常不明智的。在日本占领之前，甚至在此数百年之前，平埔族和‘生蕃’是没有两样的。虽然，如果仔细研究，或许可以找出他们之间系统上的差异或生活习俗的不同，但如要硬将平埔族和生蕃硬生生地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点，小川尚义先生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小川的分类，在台北帝大文政学院言语学系的研究报告《最早的台湾高山族传说集》（小川尚义、浅井惠伦共著、上山前总督纪念资金出资）的卷头总论中曾予以报告。小川先生在书上说：‘蕃话，是指汉人渡台之前，台湾的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这些原住民，要区分生蕃与熟蕃，其语言的使用，在分类学上，是最重要的部分。语言的使用，可分为三大类（1）仍使用其固有语言者（2）有部分仍使用固有语言者（3）其固有语言已不再使用的部落。’”^[6]

为了更细地弄懂以上三种情形的各族群，宫本先生采用小川尚义的观点，从语言的角度加以区别和划分。列举如下：

第一类：仍使用其固有语言者有

- （1）泰雅族（Atayal）
- （2）西利克族（Seeded）
- （3）赛夏族（Saisiyat）
- （4）布农族（Bunun）
- （5）曹族（Tsou）
- （6）加那加那布族（Kanakanabu）

(7) 撒阿罗阿族 (Saaroa)

(8) 鲁凯族 (Rukai)

(9) 排湾族 (Paiwan)

(10) 卑南族 (Puyama)

(11) 阿美族 (Ami)

(12) 雅美族 (Yami)

第二类：保有某种程度的固有语言，平时虽使用台湾话，但有些家庭在家中，仍有限度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即所谓平埔族。

(1) 葛玛兰族 (Kavalan)，宜兰平原及花莲港附近的平原。

(2) 巴色兹族 (Pazeh)，新竹、苗栗的鲤鱼潭、台中县丰原市大社村及南投县埔里一带。

(3) 萨澳族 (Sao)，南投县日月潭附近。

第三类：已不使用固有语言，或只存在古老的记忆之中。

(1) 凯塔兰族 (Ketagalan)

(2) 塔欧卡斯族 (Taokas)

(3) 巴布拉族 (Papora)

(4) 巴布纱族 (Babuza)

(5) 赫阿尼阿族 (Hoanya)

(6) 西拉雅族 (Siraya)

宫本先生认为平埔族应该是原住民之一分子，但是他和移川子之藏、马渊东一在原住民族分类研究时并没有把平埔族列入原住民分类中成为十族。他在第二节“平埔族的种类”中继续写道：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分类，众说纷纭，但以我的研究结果，可大约分为九大族群。

1. 泰雅族